

新
绿
林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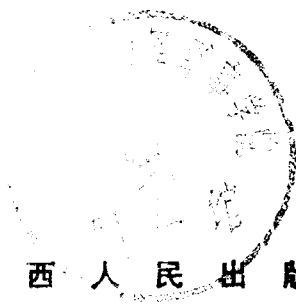
里
汗



2 039 1509 5

新 绿 林 传

里 汗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新 绿 林 传

里 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3.375印张 插页11 358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80,400册

书号：10113·222 定价：1.44元

内 容 提 要

广西各族人民是极富于斗争精神的人民，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的百年史中，这里的各族人民的自发武装斗争，几乎没有中断过。

这部长篇小说，以抗日战争后期至全国解放为历史背景，通过杨望保等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反映两广边境某山区的自发民变几经挫折，最终找到了求解放的正确道路。

在这部小说里——

有官逼民反，古龙山区各阶层人民，拿起原始的武器，啸聚山林，攻打反动县、乡政府，与官家进行血与火的搏斗的惊险场面；

有自发民变的多次成功与失败，胜利时的狂欢与失败后惨遭浩劫交织而成的色彩斑斓的生活图景；

有对统治集团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野派钻进民变队伍玩弄阴谋的揭露与鞭答；

最终有了党的领导，四方“落草英杰”历尽苦难的途程，终于百川归大海，在解放的大路上迅跑……

全书故事性强，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对偏远山区风土人情的展现，山外世事幻变的描写，都极富于浪漫的传奇色彩。

目 次

一	风云初起	1
二	牛命	12
三	不是冤家不聚头	24
四	大闹“联发行”	34
五	山人仙	45
六	借刀杀人	54
七	县太爷和山大王	67
八	悲凉秋月夜	79
九	沉思	90
一〇	山穷水尽	100
一一	沧海横流	113
一二	春之声	125
一三	吊民伐罪	138
一四	节外生枝	147
一五	较量	157
一六	天有不测风云	166
一七	各施各法	177

一八	英雄落魄·····	189
一九	强中自有强中手·····	198
二〇	贼喊捉贼·····	210
二一	竹林结义·····	221
二二	计出万全·····	234
二三	新相知·····	244
二四	好仔不当兵·····	253
二五	官逼民反·····	266
二六	张天师显灵·····	276
二七	暗箭·····	289
二八	山村血泪·····	303
二九	天堂峰·····	315
三〇	怪客·····	328
三一	又是怪客·····	339
三二	真真假假·····	350
三三	青山网·····	364
三四	石山不怕雨来淋·····	379
三五	分龙节·····	393
三六	迎春接福·····	406
后记	·····	421

一 风云初起

深夜，冷峭峭的没有一点声息，山风挟着残寒从峡谷穿过，扫得野树瑟缩作响。蓦地，马蹄声声，自远而近，单调、缓慢而又低沉，在空茫的山谷里回荡。听得出来，那是单人匹马，而且人和马都显然相当疲乏了。骑马的人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叫什么事情耽搁了，三更半夜，还在这荒无人烟的山路上踟蹰？

黑魆魆的山峦四围矗立，如同四堵高墙。狭长的天空，满镶着瓦片般的云块。月亮透过云缝，乍明乍暗地洒下惨淡的寒光。人在这情景中，就象置身于一座残破的古庙，面对着幽暗的灯影，越发觉着阴森、神秘。这骑马的夜行者是个什么人？胆子可真不小！

迷茫的夜色终于映出了人和马的身影。赶路的，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大概是不会骑马的吧，瞧他走在马前，手里只管牵着缰绳，三步一回头地似乎要在黑夜中辨认该走的路。难怪，马还驮着货呢！一捆五尺多长、用草席裹得结实的东西，在马背上摇摇晃晃，要是再加个人的重量，那马能受得住？此刻，它已经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啦！来到一处三岔路口，那少年似乎当真认不得路了。他把缰绳绕好在马笼头上，和马儿掉个位置，让马儿在前头任意走去。常言道，老马识途，不愁它领错路。可马背上那捆货，却又叫他看着怪不顺眼，他把目光移开，喃喃地自言自语说：“张先生，我杨龙生可以对得天住，对得地住，对得你

住。你就保佑我一路平安吧！”

张先生是古龙大山里龙口街上“联发行”茶庄的股东。杨龙生是店里的小伙计。他为什么会这样念叨着东家？眼下，恐怕除了他自己，就只有天晓得了。

杨龙生到“联发行”上工的时间不长，对张先生的情形，粗略知道一点儿。听说张先生祖籍广东佛山，世居广州。抗日战争爆发那年，“联发行”开张不久，他只身来到龙口街，在这家茶庄添进一笔相当份额的资金，成为股东。第二年，日本侵略军的战火向华南蔓延，张先生原定把家眷接进山来避难的，谁知没等他赶到家，广州已经沦陷。后来知道家人辗转逃到香港，也想过出去同家人团聚，奈何水路已遭封锁，陆路又不太平。犹豫之间，香港也陷落了，家书中断，归梦难成，唯有在这方圆数百里的大山里暂且栖身，待机再说。

虽说地位的尊卑不同，杨龙生还是很同情这位东家的处境，也听到过一些闲话：说他只为赚钱，到头来落得子散妻离。按说，张先生是大地方人，为何偏要山长水远地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做茶叶生意？这就不是杨龙生能说清楚的了。

就事论事，在商言商，不妨在此旁出一枝，先说点这山里的茶叶掌故。

外来的客人都会听说过，古龙大山有个高峰叫黑石顶。在黑石顶险峻的悬崖上，长着一株碗口般大小的老茶树。没有谁算得出它已享有多少高龄，也没有谁闹得清它怎么能在刀削般的悬崖上扎下深根。只知道这老茶树很有点神奇：用它的叶子煮的茶，经久色味不变，茶叶渣子也不腐烂；储存上三、五年的老茶，扞呕肚痛或滞食不化，一服就灵。因此，山里人都管它叫仙茶。每年清明前后，有人还冒险沿着崖上的长藤，滑下去采摘，收藏备用。据说如今山里一片片茶的绿林，都是那株仙茶的子孙。古龙大山出产的茶叶，也统称黑石茶。这些“后代”倒没有给“祖先”

丢脸，活火新泉，煮来不但汤色红亮，气味浓郁，上品还略带槟榔的芳香；留在竹筒里也当真几天不馊、不臭、不腐。此外还有一说：相传三百多年前，山里龙头村钱府上有个四老爷在福建省做官，此人嗜茶如命，后来告老还乡，带回一袋茶种，雇人在这云雾缭绕的高山上开地种茶，好自享用。有人说那株仙茶树就是飞鸟偷吃了种下的茶籽，随着鸟粪撒在崖上生长起来的；也有人说那是第一代茶农遗落在石缝里的种子，经住了风霜雨雪才出落得这样根深叶茂。姑勿论这些传说的真真假假，反正近百年来，黑石茶远近驰名，甚至飘洋过海，行销国外，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古龙大山地处两广交界，偏远闭塞，从陆路进出，真是羊肠九折，鸟道千盘。好在这山里有条古龙河，在重峦叠嶂中闯出一条通道，河床虽浅，但小船、木排、竹筏，总可以沿着这百多里水路进入广东的西江。古龙河的上游有两条小河，一条叫金龙河，一条叫石龙河，两河汇纳了群山深处的千泉百涧，象飞舞着的两条蛟龙，翻腾搏跃，直奔龙口。这两河交会处的四岸三河，便成了山里最繁忙的物产集散之地。战前，从龙口运出一担上等黑石茶芽到广州、香港，可获纯利三倍以上。本地的财主，把它视为摇钱树；外来的客商，也随着茶叶的采摘季节，象燕子那样春来秋去，竞显身手。生意人自有生意眼，这大概是张先生不远千里而来的初衷吧！

“联发行”的创始人钱宗岱，正是那位嗜茶如命的钱府四老爷的九世孙，当今龙口街商会的会长。他手上的家产，在古龙大山里可称得上首富：论基业，田地、山场、竹坡，遍及山里的九村五寨，禾仓分布在七、八处，每年光是租谷一项收入就达千担；论生意，“联发行”门面之大，本钱之足，在龙口街商界中，它若认了第二，恐怕是没有谁敢称第一的了。这家宝号以出口茶叶为大宗，又将租谷舂成大米零沽，转个手就把付给茶农的

钱赚了回来，钱府所有的柴、竹、木，也在此地成交，每年红利少说也在五千大洋以上。

话又说回来，以钱宗岱如此雄厚的财力，开设这样一家茶庄，是大可不必拉人合股的。只因黑石茶的大主顾，十有八九都在广州、香港。钱宗岱毕竟是条门口狗，一旦离开本乡本土，同大都市的商家应酬起来，就难以左右逢源。碰巧那位张先生为人八面玲珑，交际有方。这在钱宗岱看来，倒是自己要跻身于省港商界的一根拐棍。张先生当年初到贵境，本意在龙口先试着搞个不大不小的行档。正担心人地生疏，承蒙钱宗岱赏脸，也觉得好象买了保险似的。双方情意相投，自然一拍即合。

几年来，钱宗岱对张先生算是优礼有加的了。除了时常劝慰之外，还按照张先生的意思，替他把历年分红所得放了出去。到了公元一九四二年底，连本带利，累计已近一万银洋。现钞、借据以及抵押文书，也一应锁在“联发行”的夹万里。钱宗岱曾跟他半开玩笑地说：“有朝一日老兄买棹锦旋，真要请几个保镖护送才好。这大山里的绿林好汉可是一手要钱一手要命的呀！”

就在这时，张先生接到家信，知道妻儿仍在香港，又听说西江上游的“自由区”^{*}内，有人壮着胆子把内地的一些土著特产偷越“沦陷区”运往港澳牟利。张先生想家心切，出了正月，便带着杨龙生沿西江顺流而下，到江口、都城、肇庆各埠走了一遭，一面看看外界的行情，一面也探探前往香港的途径。主仆两人最后折回县城，住了几天，张先生吩咐龙生雇了一乘竹筴，打算经雷门隘返回龙口。

从县城进入古龙大山有两条路：东路沿西江直下，入广东境再折转古龙大山脚下的回龙圩；西路经梧州直奔雷门隘进山。西路不如东路平坦，但可以少走三十多华里。龙生虽曾到过县

* 自由区——抗日战争时没有被敌人占领的地区，与“沦陷区”相对而言。

城，却未走过西路，只听说雷门隘十分险峻。那儿有间雷祖庙，近几年来，有个叫雷彪的山大王常在那里出没，甚至公然在庙旁的路口竖起一块木牌子，上边吊着两根死人的脚骨，胁迫来往行人客商自动把“买路钱”放在牌子前面。县里虽曾派兵围捕，但行人被拦路抢劫的事，依然时有发生。杨龙生在店内每听到伙计们谈起，大家都不免心寒。只有钱宗岱一个远房侄孙叫钱九的不以为然。他几次奉命经雷门隘出去，从未遇到过什么麻烦。这下张先生要走西路，龙生自然感到胆怯。张先生似乎有所觉察，安慰他说：“我同钱老先生约定日子了的，说不定他会派钱九来接呢！”

那天一早，张先生坐上竹筴，手撑阳伞。杨龙生肩挑行李，在后边小跑跟着。一路顺顺当当，午间便来到了雷门隘。

这雷门隘果然名不虚传。人在两三里外，已听到阵阵闷雷般的瀑布声。转入壑口，山势突然包紧过来。在环列的翠屏当中，一峰拔地而起，直指云天，顶峰上凸出一方嶙峋怪石，翘首望去，活象一只老鹰展翅向自己猛扑过来。而传说中的雷公恰好是个背长双翼，脚生三趾，嘴尖眼鼓，非鹰非鸡、半人半神的长相；山腰的银瀑悬空飞泻，又象雷鞭电马，追风逐雨，穿壁惊山，仿佛真有金门天鼓，在那里号令乾坤；大抵当初有人即兴地作了一番渲染，又经过后人添油加醋地穿凿附会，雷门隘大约就这般得名的吧！这阵，主仆俩连同轿夫一行四人，沿着鹅卵石铺砌的古道蜿蜒而上，仰望隘口，树丛中露出一角飞檐，龙生猜想那准是雷祖庙了，双脚开始有点儿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才攀登到上边，果然在离路旁不远处，蹲着一间破庙。近前一看，正门的一块楣石，赫然镂着“雷祖庙”三个大字。门两边还有一副石刻的对联：

追风吐火鞭传令
击鼓催轮斧动威

很有一点吓人的杀气。龙生不禁惶然，好在没见到什么吊着人脚骨的木牌子，便巴不得三步并作两步，快快过岗；偏偏张先生却叫声：“慢走！”原来东家很虔诚，早准备好了香烛，要进庙拜一拜雷祖呢！

龙生只好尾随东家跨进庙门。一只大蜘蛛正高踞着门头结网，那傲然的神态，俨似雷王部下的门将。殿堂的金字架下，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雀早已钻壁筑巢，在那里探头探脑地叫着。神龛上，看不到“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的神像。一张斑驳陆离的供桌上，东歪西斜地摆着个石香炉和两盏烛台。好象因为这庙里久已没有善男信女前来进香，雷公受不了这种冷待，已愤然离去，就留下些小鬼喽罗在此驻守巡查。

看来，张先生也有些胆怯了。只见他匆匆地行礼如仪，便招呼龙生上路。走出庙门不远，后边突然追上来几个凶神恶煞的汉子，不由分说，架起他俩就往回拉。这伙人把龙生丢在雷祖庙里，留一个人看守；然后推推搡搡地反剪着张先生的两手，往庙后的山路走去。

尽管那看守的板着脸不说一句话，但看这伙人的装束打扮，言谈举动，杨龙生也可以断定是落入雷彪手中了。谁叫张先生多事，不加快脚步过了隘口，反而自投罗网呢？要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那才真叫冤屈啊！眼下有翼难飞，有腿难遁，龙生到了这种地步，唯有望天打卦，听其自然了。烦恼中，茫然四顾，却见墙壁上横七竖八地涂了不少字迹。除了“某某在此一宿”，“某某路经此地”之类，夹杂着还有不少对联。龙生读过一年蒙馆，肚里有些墨水，平日见别人做的对联工整，总是十分羡慕，便情不自禁地浏览着，缓缓紧张的精神。

那些对联，有愤世嫉俗的，有触景生情的，有自我写照的，也有逢场作兴做文字游戏的——

人情似纸张张薄；
世事如棋局局新。

年年难过年年过；
处处无家处处家。

绿水本无愁，因风吹皱面；
青山原不老，为雪铺白头。

三间板屋间间间；
九横竹梯横横横。*

此木是柴山山出；
因火成烟夕夕多。

.....

最有意思的还是那些自我写照的对子——

半碟残肴辞旧岁；
一笥冷饭过新年。

不用问也是乞儿写的了。

双手掰开生死路；

* 上联最末的间字，下联第二、五、六个横字均读去声。

一刀割断困穷根。

想必这是个闹鸡佬的戏作。

浓淡若茶由我煮；
单双饼食任君尝。

大概早年这庙前还有人摆档卖茶呢！

一支铁笔分休咎；
三个金钱定吉凶。

这又是星相家的脸相了。

龙生从小对什么事情都爱问爱想，这下凭着一知半解，脑子里即时生发出一幅图景：想来那些在墙壁上舞文弄墨的人，大概也没有一个是日子过得称心如意的。在那风雨交加，或者是冻得赶狗不出门的傍晚，走到这块前不到村、后不靠店的地方，只好向这荒山古庙求宿；见别人感怀在先，便捡起砖碎炭头当作笔墨，发泄一下胸中的郁闷。养尊处优的富豪们，有谁会对他们施舍行善？横行绿林的强人，也未必对他们手下留情。反正就连这样一家“客栈”，如今也叫盗贼盘踞了。想到这一层，龙生脑子里的事情再也无法摆得整齐了，思路里又横梗着一个人：雷彪。天晓得这牛魔王会拿自己怎生惩治呢？

“喂，要走趁早！带这封信回去，明天天黑以前不如数交钱赎人，就莫怪我们雷大哥不客气了！”

龙生从这声音中惊觉过来。说话的是个黑麻子，手中正扬着一封信。一边还站着个人，瞧那样子：高颧骨，金鱼眼，一张老鼠嘴，嵌在那面肉横生的脸孔上，倒很象雷公的生相。这两人好

象刚刚宰了牛还是杀了猪回来似的，尽都袒胸露臂，捋手捋脚。那“雷公”虽没说话，却一脸杀气。敞开的胸口，密麻麻地长着一片黑茸茸的鬃毛，叫人马上会想到一种什么凶恶的野兽。再看那黑麻子对他装出一副讨好的神色，龙生暗地猜测：莫非这就是雷彪？不过眼下总算能死里逃生，管他是雷彪还是雷虎，三十六着，走为上！

三更过后，龙生终于走完九十多里山路，回到龙口。钱宗岱披衣起床，听了龙生禀告，又看了张先生在危难中给他的亲笔信，真是又气又急，可也无可奈何。第二天上午，他亲手将五百块银元点交给龙生，让他骑上店里的母马，再三叮嘱一定要在天黑以前赶到雷门隘。

黑麻子早在庙门等着，接过银元，点清大数，又捡出好些来逐个敲过，没有发现膺品，才叫龙生把马牵进庙里。殿堂中央的地面，早已摆着那捆五尺多长、用草席裹得严实的東西。

“把这捆货驮回去，叫你们的老东家点收吧！”黑麻子神气活现地说。

“那么，张先生呢？”龙生给弄糊涂了，又不敢追问。

几个喽罗七手八脚把那捆东西抬到马背上绑好，便跟着黑麻子走了。龙生好生疑惑，走过去朝那捆东西捏了一把，顿时感到象触着了蛇似的，浑身的毛管都竖了起来……

这一夜的行程，比起头天晚上就艰难得多了。自出娘胎以来，杨龙生可从未经受过这样的惊恐。他被折磨得两眼昏眩，双脚发软，险些儿没跌下深涧里去。

张先生被害的消息，象一场龙卷风似的，在小小的龙口街引起了极大的震惊。钱宗岱更显得十分悲痛。为了表示哀悼之情，对张先生的后事，除了厚棺成殓之外，还请来几个道公替死者打了一堂斋，追荐亡魂。只有一宗憾事，就是处于这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无法向张先生的家人报丧。钱宗岱对人解释说，

在这场飞来横祸中，他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于心无愧了。死者有知，当可告慰于九泉。他的宝眷将来洞悉真情，推己及人，谅也不会见怪！

“联发行”原是两家的合股生意，如今倒成了死人找生人的麻烦。首要的是张先生身后的钱财得妥善处理。钱宗岱当机立断，马上以个人名义拟了一则《重要启事》，叫钱九送到梧州的报馆，登在广告栏内。大意说他与张某合股经营“联发行”茶庄有年，近因张某不幸亡故，该店亦行将易主。死者生前的投资股息以及一切来往信贷债务，凡与“联发行”发生纠葛的，务必于一个月内持有关文本或凭证前来认明清理，逾期概与他钱某人无涉。接着便吩咐关门歇业，清点银货，扎账结存。至于往后还做不做这盘生意？要做又该怎样经营？钱宗岱还来不及绞脑汁呢！眼下的情形已经把他弄得满天神佛；尤其是生意暂停，工钱照付，一盘帐就好比水淹洞穴的蚂蚁——有出没进。他见伙计们忙得不可开交，有时也不免跟他们唠叨几句。那橄榄头儿，象拨浪鼓似的摇着，苦笑说：“大家辛苦一下吧！我也是迫于无奈，对朋友总要善始善终嘛！”

“不过雷彪也太不讲信义了。这件事，老先生不打算向上头报告啦？”一个伙计问道。

“唔，多此一举！你们少爷算是一街之长了。你看他过问得了吗？对付这等乱世英雄，就是县府大老爷亲征，也未必能马到成功呀！要不然也不会有今日了。总之，如今只苦了三个人——张先生丢了性命，杨龙生丢了魂魄，我钱某人丢了钱银。唔，破财挡灾吧！雷彪没有打上门来，各位托赖平安，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钱宗岱边说边自己听着，那恳切的情辞，仿佛自己也被感动得快要掉泪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联发行”的十多个伙计，看来也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大概只有杨龙生例外，因为他被吓得丢了魂魄，一直未能在

场目睹钱老先生表现出来的仁爱胸怀。把张先生的尸体拉回龙口的那个晚上委实太可怕了。往后一连几天，他只要一闭起眼睛，那捆五尺多长、用草席裹得严实的东西就会直挺挺地在眼帘下晃动。他发烧、发冷，说着胡话。他的父亲杨望保亲自到店里来向钱宗岱求情，好歹把他领回家调理去了。龙生神志清醒过来后，病中无聊，想起那场凶险的前前后后，更觉得雷彪可恨，可恶；但他终究弄不明白，雷彪为什么诈得了赎金还要杀人？莫不是跟张先生有什么私仇？莫不是张先生被掳去后冲撞了他？莫不是……龙生想极力寻出点头绪来，无奈脑子却象灌了一盆浆糊似的……

唉，真是天晓得！